

# 舊夢依稀七十年

鄭秀卿

## 反對纏足大胆逃婚

「時光不倒流，兒時不再」；這是我在讀中學時，老師教讀的國文上的兩句話，至今記憶猶新，轉眼間我已七十之年。在我的幼年時代，老一輩的觀念都認為「女子無才便是德」。至於讀書，也不過為將來成家以後寫點「豆芽賬」而已。

民國初年，重慶只有一所三里女子小學，就讀的人很少。我發蒙並不在這所學校，而是讀私塾。當時因為我的舅父在白象街川江輪船公司任經理。他家有三位表兄弟，我家姐弟三人，合請一位家庭教師。弟弟他們住在學校，我則走讀。後來因為表兄弟及我的兩位弟弟都轉入公立學校，家裏就不讓我讀書了。母親每天要我綉花做女紅，並且開始為我纏腳，不勝痛苦。於是母親一與我纏腳，我就叫「救命」。母親說不纏腳不好「放人戶」（四川話結婚之意），但父親却幫我說話，這才沒有再纏了。至於讀書呢，似乎沒有希望了。當時父母親的想法，女兒大了，能有一個好婆家嫁出去就算了却他們的心願。來作媒的人很多，記得一次有人來相親，也許是四川的習俗，女孩子要煮兩個荷包蛋給客人吃。我當時只想讀書，不想談婚姻問題，我就把煮好的荷包蛋

通通攪爛，佣人不敢拿出去。等客人走了，母親將我罵了一頓，也就算了。

## 成都女師學生生活

事後我想不讀書不是辦法，於是我就睡在床上絕食，整整三天沒有起床。父親對我十分愛憐，站在我的床前說：「只要起來吃飯，隨便怎麼都可以。」我說：「沒有別的，要能許我讀書就好了。」當時我父親就說：「好，老子（四川話父親自稱）拿二十元與你，你自己去找學校讀書。」於是我就去三里女校讀高級小學。因為當時沒什麼學級的限制，只要你讀得走就行了。但父親說的那句話，至今還縈繞在我的心裏。

因為我能入學就讀，我的兩位妹妹佩昆和璽瑣也就得以隨我入學讀書。後來佩昆也受到婚姻的困擾，家裏為她訂了婚，她不願意。但父母之命難違，終日悶悶不樂。我們無法可想，只有勸她逃婚，以免日後遭受痛苦。當時我們認識一位張之敏小姐，她在宜昌有親戚，於是我們就暗中準備進行。佩昆的旅居費用，全由我與璽瑣零用錢內節省代其支付。就這樣決定以後，我們送她上船，直赴宜昌，住在張小姐親戚家裏。昆妹失蹤以後，家裏異常驚慌，不知如何是好？要我與璽瑣妹（曾任臺北市北一女校長）四出找人，我們

的答覆是找不到，不知她到什麼地方去了。後來家裏發覺似乎昆妹的走與我們有關。一再逼問，我們說：只要把婚約解除了她會回來的。家裏沒有辦法，也只好為她解除婚約。等婚約解除以後，我們才說出昆妹在宜昌。三叔親自去宜昌，將昆妹（來臺後曾任龍安小學校長，不幸逝世。）接回，此事以後我們被父親和三叔他們狠狠的罵了一頓，說：「你們膽子真大，萬一佩昆遇着壞人怎麼辦？」當時我們年輕，並未作週詳的考慮，現在想起來，還真覺得很冒險呢！

我在三里女校只讀一年，於民國十三年考入四川省立女子師範學校，以當時我家的經濟環境來說，本來可以投考中學部。但師範生全部公費，考取較嚴，我想減少家庭負擔，自力更生，於是投考了師範部，僥倖考上。

那時四川省設立兩個女子師範學校，在成都的簡稱「女一師」，在重慶的簡稱「女二師」。我入學時校長蒙裁成先生，鹽亭人，六十多歲。他真是一位好校長，待學生如子女。當時的政府並不重視教育，學校正規的經費都不能如數照發，使得師範部常有斷炊之虞。每週這種情形，蒙校長就自己拿出錢來以補學校的不足。課間操時，他必指示我們很多為人處事及注意健康的道理。每天他必查學生寢室，遇有學生不重清潔或床

舖未曾理好，他都代為整理，放上一字條，以誠下次。因他為人正直慈祥，我們感受甚深，所以以後我作了校長時也本此原則，不敢逾越。

大約我就讀不到一年，蒙校長因年高體弱而辭職，政府派了一位黃先生來繼任。他來了以後，一反以往校長之措施，任用私人，經濟不公開，聘請的教員多不學無術之輩。因此全校同學大為不滿。學生會曾數次開會，討論結果，主張驅之而後快。最後推派學生代表四人，上書校長，請其離校。其中我是被推的代表之一，還有一位是童幼芝，其他二位則已不能記憶。我們既被選出，義不容辭。將信寫好通過以後，就送陳校長。校長閱信後大為震怒，決定開除肇事學生。於是全體同學大譁，實行罷課。這樣一來無課可上我也就回家等候消息了。黃校長從此離校，開除二十餘位同學。有同學來告訴我，我竟榜上無名，我大為驚奇，不知是誰救了我。幸而如此，我又安心返校上課。

記得在黃校長任內，聘有一位歷史公民教員，因他太胖，腹部甚大，於是形成兩頭小，中間大。中三班的頑皮同學，給他取名「泡菜罈子」。就是兩頭小，中間大的意思。他只上了兩三次課就被中三班的同學趕走了。後來學校把他排在我們班上來，第一次上課，他就問誰是鄭秀卿？所有同學都笑而不答。等他下課之後，大家覺得這位老師很怪，決定將他趕走。第二次他來上我們的課時，大家不僅不專心聽講，而且還以腳搓地板，弄得全教室響聲大作，於是這位先生知道我們不要他上課，拿起書就走了，從此我們就

沒有他的課。像這樣的情形，現在回想起來，真是少年氣盛，沒有理智，應該引以為戒的。黃校長去職以後，政府就派楊叔明先生前來校長。楊校長是崇慶縣人，清末明將楊遇春之後，辦事認真，深得學生愛戴。惟以學校經費支絀，無法籌措，且校內人事亦甚複雜，不到一年，他就自動辭職。教育廳即派龍邦俊校長繼任。

龍邦俊校長性情剛直，稍存偏見。例如他自己並非甚麼共產黨，但對共產份子却常加庇護，使學生大為不滿。因為當時共產黨徒如楊闇公、蕭楚女、廖划平等均在重慶，或以教師身分掩護工作，或站在輿論界立場播弄是非，有的還聘為本校教師，最主要者為對於民國十六年「重慶三一慘案」應付的錯誤。當時龍校長明知重慶共產份子陰謀活動，欲藉反英大遊行引起事端，他還要強迫學生參加遊行。事先我們學生會建議只派少數代表參加，不必全體前往，恐遭意外，但未被採納。結果我等同學死了六人，傷者無數。這時龍校長才手足無措，離校他往。在我校大禮堂陳屍六具，死者家屬哀傷嗷哭，要求學校賠償。幾經折衷，龍校長對死者每人賠償三百元大洋，才算了結。此事經過，我另寫有「三一慘案見聞記」，記載甚詳。

事後龍校長負咎辭職，政府乃派孫繼緒校長繼任。孫校長現在臺灣，她是立法委員。為人和藹，辦學有方，頗得學生之敬佩。當時我們這班係六年制師範，但班上部份同學擬欲升學，不願續讀，請求學校給三年肄業證書。孫校長為顧念學生志願，乃發給我們一紙證明，聽憑升學或在

原校就讀。暑假，成都大學預科在重慶招考，於是我決定投考，考場即在女師。投考人數約一千餘人，男女同學共錄取十四名，我幸考中。在我的人生中，又步入了另一階段。

能考入成大預科，我們最應感謝的是王伯安先生。我們的國文還可以，惟數學太差，我們十幾位同學請他給我們補習。正值暑假，王先生汗流浹背，每天都給我們上兩三小時的數學課，細心為我們改正習題。補習完後，我們大家商量送他一件衣料，他還再三婉謝，不肯收下。比之現在有些老師上正課時打折扣，在補習班才認真教學，因為補習班另有收入。相形之下，現之為人師表者，實在應該檢討，有無愧於師德。

我們考入成大的女同學有童俊屏（現任國大代表，在臺）、譚若蘭、陳瑩瑩、鄭耀蘭、黃彬儀（均陷大陸）和我。由沈懋德先生率領，由渝赴蓉。那時四川交通不便，我們均乘坐滑竿，由小川北上成都，八天可到。除交通不便外，沿途還有土匪。大約一天一百里一站，到部即有投宿的地方，四川名之為「么店子」。每天起程之前，派人先行探詢有無土匪，再行出發。可見當時四川軍閥割據，大家不管地方治安，人民生命財產全無保障。

使我最難忘懷的，就是父母親的諄諄告誡，出遠門要小心謹慎。母親特為我縫了一條長帶子，內裝五十元大洋，繫於腰間，晚間睡時取下，放於枕側，早晨出發又重行繫上。我們就這樣幸而安全的到達成都。

成都大學位於成都中心的皇城，在當時是四

川一等的學校，每班以成績分組，共分甲乙丙三組，我們六人都在甲組。除了我們六個女生而外，其他均是男同學。我們這組約六七十人，女生坐前排，從不敢回頭看看，只聽到每次老師上課點名，如文守仁（現任國大代表，在臺）、王民源、王樂生等。文守仁同學都是我到臺灣以後，彼此談起來才知道他是我的同班同學。因為男女同學界限分明，男同學也不敢隨便與女同學說話，有愛慕女同學者，就寫一張愛慕她的字條放入她的書棹內。我們收到此類字條，照例回宿舍後都是公開拆閱，彼此傳觀一笑。學校課程除中英數以及政治學（黃季陸先生，當時就教我們的政治學）以外，其他如生物、地理、歷史等科，均係合甲乙丙三組同學合班上課。於是每到合班教室，男同學如跑警報，爭坐前排。因為平時在本組上課，女同學均坐排前面，合班教室則未依秩序，先到先坐，女同學往往因此落後。我的眼鏡，也就因為是坐在後面看不到黑板而戴上的。

校長張瀾先生是在學蔡元培主張學術自由的人，因此校內黨派林立，較大的如共產黨的社會科學研究社、青年黨的C社、國民黨的健行社。凡有問題，三社必發生爭論，而共產黨往往不擇手段，大肆破壞同學間之感情，暗中從事各種活動，因而學校秩序顯得紊亂。使我記憶猶新的，是我校男生宿舍舍監楊廷銓先生，於民國十六年寒假調任成都省中校長。當時該校共黨份子活動甚為激烈，先則在校內反對拒楊出長該校，楊既到任以後，彼等則裏應外合，必將楊校長去之而後快。於十七年二月四日夜半，組織附和該黨學

生兩百餘人，突入第一中學，將楊校長毆斃後，復投入井中。當時成都因三軍合駐，組有三軍聯合辦事處，由二十四軍副軍長向傳義兼任處長。楊校長被害死訊傳出後，驚動軍警，偵悉為共黨份子所主動，當即宣佈戒嚴，一面包圍學校，並於全城搜索，逮捕共黨份子袁詩堯等數十人，由向氏派員調查審訊。結果依據平時查得之共黨線索，搜出共黨外國團體名冊文件，判處袁詩堯等十四人死刑，其中有成大同學三名。死者固不足惜，政府不能防患於未然，實亦難辭其咎。今日中共之竊據大陸，何嘗不是已往姑息所致。我在成大就讀不到兩年，即去上海住知行學院。女孩子出門都喜歡結伴而行，我約了我最好的朋友鄭耀蘭一道。四川幣制紊亂，有所謂廠板、雜板之分，匯錢到上海的匯水很高。我們到上海半年之後，家裏久未兌錢接濟。我與耀蘭將我們稍微值錢的東西收拾去典當，走至當舖大門，因當舖櫃檯很高，抬頭不能見櫃檯後之老闆。我與耀蘭心裏一冷，相對而泣，返身即走回學校。但錢的問題，仍盤旋於腦際。所幸一進校門，即得到掛號信，由家裏兌來伍拾元。解決了經濟問題，也得了一次的教訓，平時應該節儉，用時始不虞缺乏。在上海也參加各種學生運動，有一次我們在南京大馬路貼標語散傳單。遇到印度巡捕，逮捕了我們十餘位男女同學，我亦在內，捕房拘留所為之客滿。當時有位同學被巡捕打了一記耳光，無法醫治，以後變為重聽。可見當時帝國主義的走狗們之兇張可惡，使人憤恨。租界禁地，亦我國之奇恥大辱。我們被拘了幾小時，幸而被釋出。

我住知行學院約一年之久，因係私立學院，恐將來學籍成為問題，遂轉入北平就讀，於十九年秋季考入朝陽大學法律系。二十年二月，受聘兼任北平市立師範學校訓導員職務。當接聘書時，自以為教學相長，實則兩受其害，訓導之責未能盡到，而學校缺課很多。接到教務處通知，僅有兩小時缺課，即應休學，於是將職務請人暫代，也從此不敢在外兼課，俾得專心學業。

### 散發傳單爭取平權

日本欲吞併我國，由來已久，如田中義一上日皇書所說：「欲征服世界，必先征服支那，欲征服支那，必先征服滿蒙。」因此藉故生端，必先得我滿蒙而後快。民國二十年發生萬寶山事件，日本在長春附近慘殺我無辜同胞數十人，即其事例之一。當時民情激昂，促請政府嚴厲對付日本。北平各校學生，亦風起參加抗日運動，而我們亦於夜間散發傳單、張貼標語，表示抗議。我因眼睛近視，將傳單散入巡警手中，立即為警察逮捕，送入拘留所。關我的房間約三坪左右，半為土坑，其他一半可以走動。入所之前，所有鋼筆、眼鏡、鎖匙均為女管理取去，而且不許見客。就這樣我被關了三天，第三天法官提審，問我為什麼要散發傳單？我則答以無他，只是愛國而已，愛國難道也有罪？最後法官將我教訓一頓說：「女孩子家應該好好讀書，少作政治活動，就這樣將我開釋。出所以後，使我感慨萬千，深覺失去自由的人，才知道自由的可貴。」

從此以後，日本之侵略我國更變本加厲。九



國民五十五年三月第一屆國民大會第四次會議本會作者(中排二)與婦女代表同  
 系系主任劉勉文教授。合影二人右為國畫家鄧英女士，右三為教育家文國化大學城區部家政

一八事件 隨即發生。日本軍 閼突然出 兵，強佔 了東北數 省，北平 各校學生 紛紛至 南京請願 府收復失 地。我同 學為此 事曾開會 討論，兩 千多同學 分成兩派 ，各不相 讓，互起 爭執。於 是相商推 一位女同 學來作主 席，把我 推了出來 主持大會 。我雖自 覺能力有

限，但義不容辭，也就承擔下來，順利完成各項決議案，主要是決定全體同學赴南京請願，請求政府出兵。此乃我一生中值得回憶的一件事。時間約在十月底，全體同學整裝出發，不料車站站長說：政府有令，不許學生南下請願。我們無法可想，始決定臥軌請求。當時主持其事者，一聲令下，全體同學實行臥軌。就這樣，鐵路局無計可施，只有順應學生請求，開車送我們至南京請願。到了南京以後，政府招待我們在軍校住了三天，國民政府主席蔣公介石召集訓話，要我們安心返校讀書，政府對此自有解決辦法。於是全體同學始安然返校。民國二十一年，因我父親去世，回川丁憂，辦完父親喪事，應朋友之邀，至成都省一女師任訓導工作一年。後以復學期屆，隨即返回北平繼續讀書。與劉吳卓生、金秉英、劉清揚等人組織北平市婦女會，以資聯絡婦女界作社會工作。為我們的言論有發表機會，乃商請晨報副刊，特闢婦女專欄，由我主編，每週出刊一次。民國二十三年十月三十一日，立法院制定刑法，其第十七章「妨害婚姻及家庭罪」二二九條，係沿用民國十七年三月十日國民政府公佈之第二五六條，條文為：「有夫之婦與人通姦者，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其相姦者亦同。」全國婦女界見此條文有違男女平等之原則，實欠公允。因此北平婦女界推舉代表赴南京請願，我亦參與。後來政府於二十四年公佈此條時，即修改為「有配偶與人通姦者，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其相姦者亦同」，這樣修改，自較合理。站在婦女界的立場上，北平市婦女會可說盡了一點力量。民國

二十四年畢業後，應朋友之邀在北平東方高中及貝滿女中任課，旋以日寇着着向平津進侵，因恐返川不易，不願繼續教學。返川後本擬申請律師執照，執行律師業務，以所學得為所用。後因一位朋友在雲陽縣政府作祕書，因雲陽女師校長與縣府意見不合，早擬更換，適我返川有此機會，遂保我作校長，并函電催我去成都一行。當時將



本文作者（左）與夫婿周開慶教授合影。

志澄先生任教育廳長，見到接談後，說我青年有為，要我等候消息三天以後，即得派令，那時是二十五年八月。蔣先生任事爽朗，留給我印象甚深。在雲陽長校三年，即奉調大足縣立女子中學。

大足民風純樸，學生個個純潔可愛。我亦盡我的力量，要把學校辦好。三十一年三月，奉四川省政府傳令嘉獎。原令謂：「案據本府教育廳督學曹預立報告：該校積極推行導師制，記錄詳盡。各種會議按時舉行，並有紀錄。校務進行，有詳密實施計畫。化學實驗舉行，每次均有實驗報告。自製物理儀器，價廉物美。史地教學，成績甚佳。兼辦民教及社教，工作良好，校舍整潔，學生有禮貌，請予以嘉獎等情。該校校長辦理認真，成績良好，應予傳令嘉獎，以資鼓勵」等語。是年七月我奉調廣安女中，大足女中同學聞此消息，曾自動集合操場數小時，要教廳收回成命。後經我再三解釋，全體學生始行解散，但於成行時仍整隊送我數里，此種情景十分感人，令我畢生難忘，真是古人所說：「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，一樂也。」廣安地廣人稠，是四川大縣，但女中僅有初中部沒有高中部，學生出外升學不易。因此決心創辦高中部，幸得地方人士的支持，由縣府轉呈教育廳立案，於我到任後第二學期，高中部即告成立。鄰縣學生亦多來校升學。

民國三十五年底因政府決定實施憲政。我所學為法政，希望能在這方面有所表現，乃辭去廣安女中校長，打算參加重慶市婦女團體國大代表競選。一面應重慶市立女中之聘，擔任訓育主任。得親友和各方的支持，以高票當選為重慶市婦女團體的國大代表。同時當選的還有胡倩文、李鴻明、丁秀君三人。除胡倩文代表外，李、丁兩位如今淪陷大陸，存亡未卜，令人無限懷念。

三十七年三月，政府在南京召開第一屆國民大會，我應召出席。去時抱了滿腔的熱忱，想看看勝利後國家復興建國的新氣象。不意所見所聞，都不能符我理想。在國民大會方面：有些經簽署當選而因奉命退讓的人，紛紛要求出席，演出種種請願甚至抬棺材，絕食的鬧劇。而在前方軍事逆轉情形下，有些代表，尤其是來自北方的同仁，離家時故鄉完好，到南京後得報已經淪陷匪手，自己則成為難民，情緒異常低落。以致大會意見紛歧，莫衷一是。總統選舉，因眾望所歸，蔣公以最高票當選。副總統選舉，則花樣百出，競選激烈，結果竟選出欺世盜名的李宗仁，成為此次大陸淪陷之一重要因素。在大局方面：國軍形勢逆轉，共匪氣焰日張，經濟、財政受到共匪的擾亂，物價飛漲，人心浮動，民生苦不堪言。大會於三月二十九日開幕，至五月一日閉幕。共歷三十四日。閉幕以後，我帶了沉重心情回到重慶。這一年下期，我應李校長鴻明的苦邀，仍任市女中的訓育主任。女中同學，一般都很純潔，以我十餘年教學的經驗，加以循循善誘，學校秩序，可稱安定。但自三十八年上期，時局日益逆轉，戰爭迫近西南，隱藏在學校的共諜份子，也逐漸暴露其滲透的面目，學校秩序，漸難維持。三十八年下期，我遂決定辭去訓育主任職務，專任教員，到八九月學校裏已發現由二三教師領導學生跳「秧歌舞」的情事。九十月間，各校左傾

份子，更組成團體，來校「聯串」，一到學校，即由校中左傾教師領導部份同學，以「跳秧歌舞」方式歡迎，校中工友、廚師，并一併加入跳舞。從此學校紀律蕩然，再也無法維持。風氣所及，市教育當局既無適當處理辦法，學校亦無力制止。那時我也不是訓育主任，看到只有痛心。共謀份子瓦解社會和學校秩序，就是以如此方法進行。

### 山城告急隻身來台

三十八年十一月，共軍已由各方迫近重慶，我自知平時反共態度堅決，必為毛共所不容，於山城重慶淪陷前一日「十一月二十九日」，隨同幾位朋友覓車離渝。離開時重慶市內的秩序已難維持，隔岸傳來大砲的聲音，已清晰可聞。我就這樣離開了我的家，我生斯長斯的地方，走上漫漫的旅途。十二月二日到了成都，行政院已遷到成都，在勵志社辦公。這時局勢日益逆轉，政府已開始作有計畫的疏散。惟四川早被中共包圍，陸路無法撤退。中央、中國兩航空公司叛變，飛機疏散全靠空軍中的運輸機。國大代表同仁幾百人，天天到行政院守候分配機票。我幸得於六日搭機飛抵海南島。在成都時，有幾位好朋友勸我留下，說緊急時可到廟子上去躲一躲，應可無事。這些朋友的天真熱情，令我感動，而當時大家對於中共殘酷的眞面目，仍可謂毫無所知，想起來實在可嘆。

到了海南島，因為等船，直到三十九年一月十二日，才搭政府所派的華聯輪到了臺灣。到臺後住在昆妹家裏，她先來臺灣；那時她任臺北市龍安小學校校長。我離重慶時沒有帶幾多錢，僅剩的兩百元大洋，拿了一百元交與侄女世琪，要她

趕回敘永縣老家，看望祖母。另一百元作為沿途的費用，到臺灣時身邊只存下一塊金元，這就是我的全部財產，但既然到了自由基地，就是餓飯也是值得的。住在佩昆妹家裏，食宿自不成問題，但我決心要找點工作來做，貢獻我對國家社會的一份力量。會着老校長孫繼緒先生，承她介紹，我到臺北市省立第一女子中學擔任訓導主任，於二月一日到差。校長江學珠先生，抗戰時在重慶當過女二師的校長，她亦國大代表，對我表示歡迎。我第一次向同學們講話，問她們聽得懂我的話不？她們回答說：「老師！我們聽得懂，我們大都是在四川生長的娃兒！」一片四川口音，聽起來令人有無限親切之感。原來這些同學大部份是隨政府撤退來臺的公教人員的女兒，這些公教人員又多是抗戰時期隨政府西遷重慶，子女們也在四川長大的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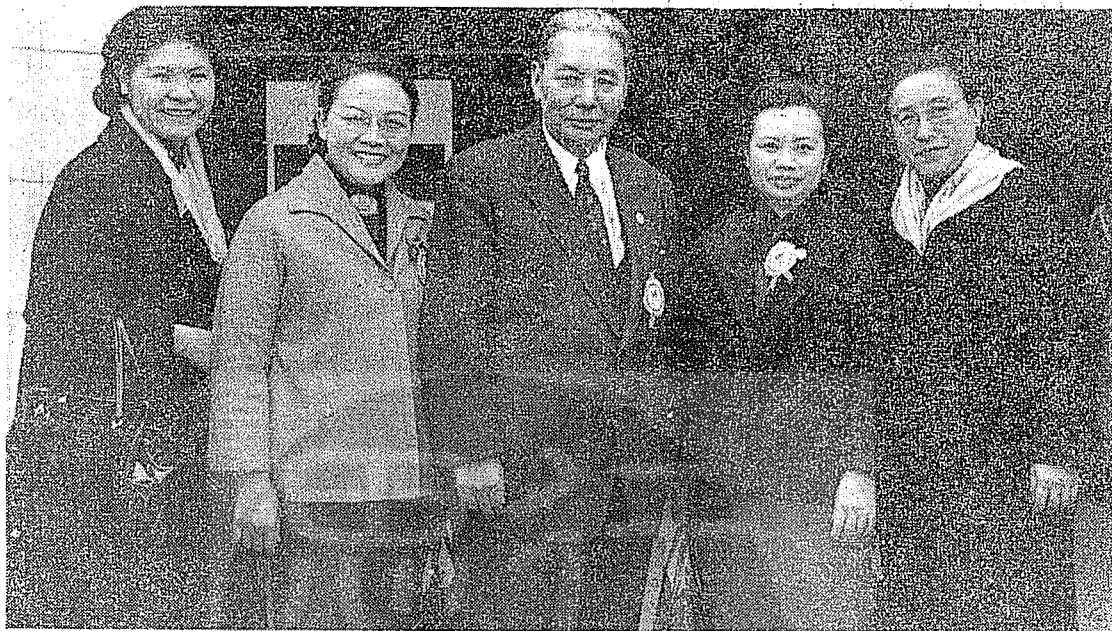
### 與開慶兄友誼姻緣

就在這一年的七月二日，我和周開慶先生結婚了。我與開慶初識是在民國三十六年，那時他任重慶行轅的民事處長，他的女兒天華，則考入重慶市立女中初中部，是我的學生。他來看他女兒，我以訓導主任引導他參觀全校，我們便認識了。我作家庭訪問，也曾到過他家裏，見到他的夫人胡清賢女士。三十六年我當選重慶市婦女團體的國大代表，重慶行轅主任朱紹良先生約見重慶當選各代表，是由開慶引見的。三十七年國民大會開完後，返渝同仁，組織了國大聯誼會，有定期聚會，因此見面的機會甚多。這一年十二月，胡清賢女士在渝逝世，我也曾去弔唁過。三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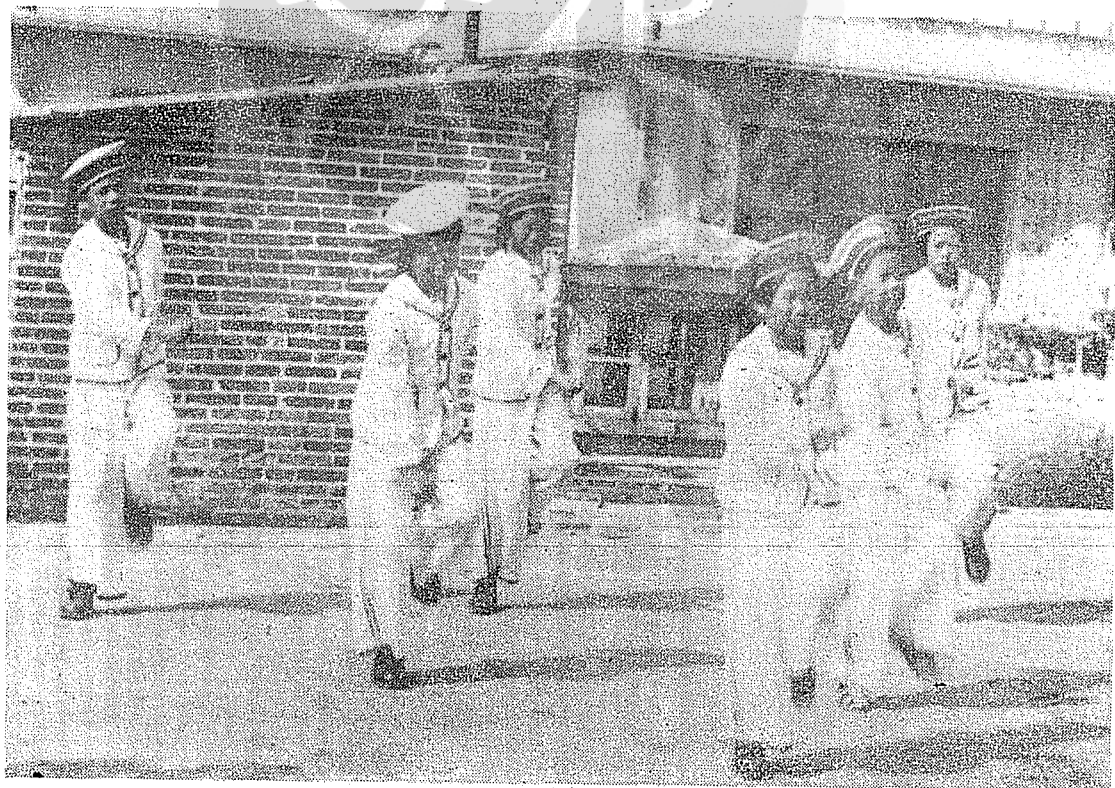
八年十二月，同逃海南島，長日待船，相見時日更多。來臺後他任經濟部主任秘書，住在漢中街，課餘公暇，我們常常相會，散步長街，邊走邊談，彼此更增加了瞭解。時間一久，大家都覺得應該成家，互相照顧，我們便在三十九年七月二日結婚了。我們從此有了一個溫暖的家。我們覺得，中共毀了我們的家庭，我們又重建了自己的家庭。但兩人各有工作，我每天很早就到學校參加升旗禮，開慶歷來又有準時上班的習慣，連我們結婚那天他也沒有請假。這樣除了星期日以外，家庭有點像兩人的旅館了。相商之下，我先於民國四十一年辭去了女一中的職務，專門理家。開慶爲了專心著述，也於四十五年辭去經濟部的職務，掛了個不辦公的顧問名義。二十多年來，我們的生活過得很平靜，開慶從事著述，五十一年起更創辦了四川文獻月刊。他迄今出版了四五十種書，字數當在千萬字以上。編的書也不下百種。若說我對他有何幫助，就是有時和他到各圖書館爲他抄寫資料，和協助辦理書刊封寄事宜。有時也寫點不成熟的作品，爲四川文獻補白。民國六十三年開慶七十壽辰，張岳軍先生送他的詩，有「頗有鸞鶴共白首，相莊同保氣之春」兩句。文守仁兄所撰壽序，有：「夫人鄭秀卿女士，柔嘉有則，先生之得以專精學問者，亦夫人內助之賢有焉」，讀後真有點慚愧。

開慶的兩男兩女，都淪陷在大陸，我的學生天華也在內。她今天來信喊媽媽，我希望有一天我們相會，她會發現今天的這位媽媽，就是她當年的訓育主任。反攻大陸的時期已近，我們相信這一天會很快到來的，我切盼着！

(頁二十三見文)圖插「年十七稀依夢舊」卿秀鄭



時議會次三第大國月三年九十四國民雲志蔣、峯曉傅、羣張、屏月童、卿秀鄭者作：起右  
。影合前堂山中北台在



(頁八十二見文)景情之時演操哨前隊團波寧在期時戰抗員隊女隊總勇義灣台